

報版

在每星期二日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價  
格並不增加總發行所國立北京法大孤軍  
圖報社

# 京報副刊

第二七六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

星期三

無題

報費：本京每份銅子一枚，外埠連郵八分，向培良

期

日，每一元半足五十期，五角各足二十五期，二角半足十二期。郵票可以代價，不折扣

○零售每期洋二分（六枚）。代派按七折計算

地址：北京沙灘新馬路五號，未名社刊物經售處。

## 十九世紀的法蘭西文學

（三）全飛

齊曉得十九世紀的法國詩，漸趨於純粹主義，但這不是浪漫派做成這種工作。

人各自以為既革新古典派的文學，而以人不同；其實從現在來看，除戲劇對於詩，並不見與古典派有何激烈

浪漫派的詩正是古典派所允許，其演化出的一種抒情主義的詩。

齊尼哀 Cenier 的詩至十八

人，不過是十八世紀的有很高的天才的詩人罷了；我們讀他的「玄想」，「和諧」等即有這種感想。雖然他的詩間有個人的氣息，或為古典派所不喜，但盧騷的同時人則必歡迎了。所以這位尊貴偉大的詩人雖則他的詩有些缺點，我們可以置他於古典派中；而且「和諧」，或「天使的墮落」中的那些情況實在是使古典派的人喜歡的。但拉馬丁對於詩的觀念完全與我們的相反，他不曉得一種簡潔凝集是抒情主義的至要要素，只守着前人的主張而不變，然而一種進化乃從他的無意中流出，而為我們今日的詩的觀念。

在危雪與在拉馬丁一樣，於自己的無意中成一種詩的新觀念。茂寧不似浪漫派的詩人，論他的生活是浪漫到了不得的，而風流韻事亦甚多，但他的精神是很理性的；雖然他的詩間有真感情熱之作如同時的詩人，但這是偶然。他是生為唯心派的風情的詩人，舍馬利富（M. Favart）與拉夫丹（La Fontaine）為一的，所以他的詩亦未免過於溫婉而傷於纏綿。

至於對於詩的抒情主義亦與我們異樣，近代的象徵主義，他是很怕的。溫尼是能做最好的詩

人，不過是十八世紀的有很高的天才的詩人罷了；我們讀他的「玄想」，「和諧」等即有這種感想。雖然他的詩間有個人的氣息，或為古

典派所不喜，但盧騷的同時人則必歡迎了。所以這位尊貴偉大的詩人雖則他的詩有些缺點，我們可以置他於古典派中；而且「和諧」，或「天使的墮落」中的那些情況實在是使古典派的人喜歡的。但拉馬丁對於詩的觀念完全與我們的相反，他不曉得一種簡潔凝集是抒情主義的至要要素，只守着前人的主張而不變，然而一種進化乃從他的無意中流出，而為我們今日的詩的觀念。

在危雪與在拉馬丁一樣，於自己的無意中成一種詩的新觀念。茂寧不似浪漫派的詩人，論他的生活是浪漫到了不得的，而風流韻事亦甚多，但他的精神是很理性的；雖然他的詩間有真感情熱之作如同時的詩人，但這是偶然。他是生為唯心派的風情的詩人，舍馬利富（M. Favart）與拉夫丹（La Fontaine）為一的，所以他的詩亦未免過於溫婉而傷於纏綿。

至於對於詩的抒情主義亦與我們異樣，近代的象徵主義，他是很怕的。溫尼是能做最好的詩

他們明白了浪漫派的  
主義的自然的進  
著名詩人。拉馬丁

十八世紀

至浪漫派而成功

小詩是繼承前人而為一  
化，則我們可以去論  
是在十八世紀的詩

象徵主義，他是很怕的。溫尼是能做最好的詩

集，一種炫燿的壯麗，當無有不聳聳而渾忘其他的。又如「靜觀」，因他的女兒的死而寫的，一種深沈情愛，誰不動情。總之，這位大詩人，我們應當極力崇拜，而且他的偉大，將來恐亦依然為後人所景仰。他實在是別一個世界的新天地了。

上面四位最大的浪漫派詩人對於詩，既沒有什麼很大的改革，則比較的次一點的，自然更不能有所作為。雖則這些詩人通有一種很激烈的主張，極力抨擊古人，可惜他們所作的東西，不足實現他們的理論。如諾帝哀（Zola），塞背夫等，終不免訛譯空言，徒有願望而已。更有兩位浪漫派詩人我們應當提及的，華爾摩爾（Walmore）時有極高明，極優美的句子，這些句子，怕沒有人足以倫比。另一位則尼華爾（Zélie），他的短詩，超過溫尼·韋爾澤（Le Conte de Lise）；他翻譯的首領是李普爾（Le Poer de Lise）；他翻譯的希臘古詩是可笑的，但他自己做的，則很好而久有人聽及的了。他的學生拉荷耳（Lambor）希列底亞（Hérodias），所作幾與他相等，同為人所稱賞。其他如彭威爾（Baudelaire）是一位很好的修辭家，佛郎西是一位情愛的演說家，

哥北（Coppe）則善以詩敘事，皆為一時有名詩人。至於唯美派的詩人哥地哀（Godeau）在今日，他的詩恐怕少有人記及了，但他是位很好的散文家，我們後面去論。又如蒲魯東（Proudhon）則科學的，太過於數理的，我們且略過。

李昔爾



的。

這種革命的創始者自然是偉大的波特萊爾（Baudelaire）。他於一千八五七年發表他的不朽詩集「惡之華」，自這本詩集出版後，詩界頓起變化，而成一種嶄新的局面。或者波特萊爾的天才遠過於他的表現方法，而在他的詩中，亦尚留有歷來相傳的廢物；但他確既本能的發見詩的暗示的，音節的典型美質，而且他能以很貧乏的方法

至一千八六十年，我們方見望眼欲穿的詩的革命開始，在這個時候，詩的抒情的美學完全改變，即詩的觀念與從前不同。我們要曉得，這非浪漫派的詩人所預料及的，也因此，浪漫派的詩方如此快衰老。這種革命第一在將詩的觀念完全引到純抒情主義，第二則將這種

純抒情主義絕緣，將舊來繩在詩中的東西，一概除去，如文句的修飾，教訓主義，感情的分析，自然的法式描敘，思想的論理發展等。如此精鍊了的詩，並不是如常人所謂的變為文字的音樂，乃是一種言說的不可擬議的顫動音波。詩的主要職務，在提示（Suggerer）非如前

人主張的在表現（exprimer），在

含藏，而不在說明，即用很纖小簡單的字句與材料，含藏無限深沈的

意思，使讀者能隨各人的氣質而為種種不一的描想而渾忘於其中。由此可知這種詩的觀念，謂其近於許峨，寧謂其近於拉辛尼了。但我們要曉得，這種詩的純抒情主義，在那個時候，尚未絕對實現，然既走近了，這是我們應歸功於這些詩人的。

以外會生存的，我們不論。（未完）

## 武者小路實篤的小品

湯鶴逸

得及出在感覺中與感情的全新的複雜性。他又是一個能從近代的繁華，侈汰，擾攘的世界使詩脫離而獨立的人；他是有深沉信仰的基督徒。他厭惡自然主義，他有一種精審而豐富的內心生活，這一層少有人注意，我們應特別留意這位詩人於此的偉大，特殊。他使詩與世界連繩，變詩為神秘，絕對，沒有用處像金剛石般的東西，他不許詩有直接的利害關係。自然，他的這種主張可以成無理而可笑。但其中自有他的偉大而為人們所吸收。

承繼波特萊爾的寫象徵派，象徵派雖則既或過去，但這種純抒情主義，至現在仍繼續進

行，方正開展的。關於這一層，我們以其非本篇範圍所及，略去不說；我們隨便說象徵派。象徵派是很不一致的，差不多各人有各人法子，但其間最主要是自然為趨向於純抒情主義；第一在使詩富有神秘性，第二在使詩如音樂般的，正如有位詩人說的，詩不是寫來看的或讀的，是寫來聽的，即當如音樂的言詞，或文字

武者小路先生是日本理想的山村創始者，又是天才的小說家。我國自經周作人先生介紹以後，他的消息，久付沉寂；但他在近作小品若干件，很可以供我們愛好文藝者的鑑賞，並可以看出他的思想進路，因急譯出，以供同好。

譯者識

### 一 天才

我是天才讚美者，但我所見天才，乃指能作成可讚美的藝術品者，能作成無論讀，與看，聽，皆能使内心得着純粹的，忘我的，歡欣者，我喜自心得着此種忘我的歡喜，故譽美天才；以此無論別人論那個人是天才，如不作如此的，我終不承認他是天才；反之，如能作我所說的，無論誰怎麼說，我承認他是天

才。譬如讀脚本，有時厭「獨白」的人，但是這個人總見舞臺上名嘴的獨白，雖心中未嘗不感着歡欣，却反勉強不要他歡欣，那麼這人，雖可說是忠實於自己的主義，却不能是忠實於自己的良心；而這種固執自己主義而對良心謀叛的人，就是我所說的半老衰的頭腦。

某社會主義的母親，教她的兒子說，資產階級，好後惡懶，至少乃我們不共戴天之仇，務使她兒子思想中，不得有資產主義其物。但是她的兒子，不久進了小學校。此時他母親想：若我的兒子，喜愛資產階級的兒子，那便害了！像這母親，也可說是忠實於自己的主義者，大有人在，若此人屬本當的貧民，勞動者或水手社的人（注）雖說喜愛資產階級的兒童，那不喜愛的，實屬當然，蓋此乃屬不得已的原故；但是勉強否定自然起於內心的愛，那便愚蠢了，又恐懼自然所起的愛的主義者，政治家不消說，若屬思想家，真是最下的部類。

特於自號爲藝術家，而不忠實自己的良心人，尤爲致命傷，常有人雖自心，生來較他人偏狹，反能成爲超拔的人，此蓋因能忠實口心，故能超拔一切，未有不忠實自己，而能够成就事業的。

試看荷諾爾，塞曾諾及弗來克的著述，及此外所稱爲多數的天才家，其中有很頑固的人及好惡心很甚的人。但是他們，所喜好的，是始終喜好，所憎惡的，是始終憎惡；所愛的，是始終愛，此外若世人及時代的好惡，是毫不爲意的。於是方能產出種種新鮮的，生動的，全心的作品。蓋屬天才，無一不是忠實自己的趣味及内心的要求的，其實，像不忠實自己的人，那麼，要忠實甚麼方纔合宜呢？

像要成爲甚麼主義的寄生蟲方纔滿足的人，尋找某種人的思想言行方能生存的人，毫不想從他方面採取何物的人，那樣寄生蟲的人，不想從他方面採取何物的人，那樣寄生蟲的人，真不能不加以輕蔑，更如想把人類塗成一色的人，尤屬應輕蔑的「弟子根性最强」的人。自己的主觀，宣徹底的使之擴大，銳利，生動，並應徹底的忠實。惟有人因勉求特異於人，以致不忠實自己。這樣人的無聊，固屬當然，若有可採取他人的，亦宜無所顧慮的去採取。蓋無論怎樣的大天才的最初的作品，當露骨的顯出師承的感化，甚至與之無所判別，

尤其是從正面採取的更於其內顯出其人的自身的生命，尤爲有趣，若過世感化的人，那是小人勉求有異於人的人，尤其是小人。

天才每留意他人的思想，原因自己的要求甚強，非僅祇爲求他人的了解，蓋天才常爲自己內部要求所支配去進行的人。

我常不信有遼遠的天才，敘述的天才，擺樣子的天才，弄技巧的天才，怕脫他人主義的天才。

思才和天才的區別：思才，應名只極端的發表人心之一部的人；天才却不然，乃具有感動人心全部之力的人。

不尊敬天才的人，就是純粹不知中心歡悅的人，而世間這類人很多，故稱無趣味的爲天才，蓋稍能作某程度略有趣味的作品，祇能說是小才子，其非天才自不待說了！

天才固屬生成的，但只限到死仍在進步的人。據讀德國雜誌，中有區別能才和天才一節，謂能才，每弱於生長力，天才乃始終生長的

，頗以爲然；能才的頭腦，很容易滿溢，天才的頭腦不然，却沒有制限，蓋無滿溢，只有噴薄，故能時時從內部噴薄而出的，就是天才。

能才的產物，其趣味每容易了解，反之味頗易盡，每致一覽無餘，一見雖令人驚奇，常無深味，天才的作品無論外觀奇特與平凡，大

都氣體味愈有味，愈愛愈可愛，常示一種正味。

(注) 水平社係日本特殊部族的解放運動，中含新平民（即穢多（Keng）族等及一般社會主義者）等下層階級。

## 記夢 空了

——紀念適存中學的新年遊藝會——

「好夢從來容易醒。」

「自從由我家分別以後，已經二月多了。我是很想你的。」

「我們學校在十五年一月一日開新年遊藝會。不知你有工夫沒有？現在我給你寄來票一張，請你那天來看……。」

妹乘恩·自適存中學。」

六七十字的短信，使我感到無限傷感的惆悵。——難得的是這小朋友尚沒把我忘却。

雖只片紙的招邀，但我怎好負她這深情與盛意。

——並且我當十二分的向她申謝，在這枯寂無聊中，給了我這一星兒安慰。

但是我現在的心情，那還似從前！快樂嗎，今生的，大約都在一年前消耗盡了。後面源

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主撰之婦女鐘

——第一期贈閱——

——一月一日出版——

(一)婦女運動理論的研究，(二)國內和國際婦女運動的報告，(三)婦女運動的

## 水洪副刊

第一次特大號（一月一日出版）  
新國家的創造（沫若）牢獄五種（郁達夫）病了的玫瑰（安淇生）共產  
——開創的我兒（漆樹芬）——塞因（楊正宗）——偶像與符咒（全平）——共產不可不反對（光赤）

民 生 週 刊 第二卷 出 版 了  
革命的，不妥協的  
國民黨正統派的刊物  
通緝信處

巫 故 北 北

（子三）  
（本期篇幅加增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  
不加）  
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

本刊為優待直接向本社訂閱者起見，訂閱全年者洋一元附贈孫先生遺著「大英課北帝國之基礎及其近百年來之外交」及「轉新民主主義」各一冊，郵票代價不折不扣。

以上之小冊。△價目：零售，每期大洋二分；訂閱，本埠半年二角，全年四角。外埠半年一角五分，全年五角。  
通信處——北京東城梨花胡同八號  
社局

源而來的，恐怕僅有悲莫了。提起筆來，湧上心頭的全是一些傷感的事。努力想寫點快活，然而結果總是失敗。一定會有不少人罵我「無病而呻」，那也就只好隨他去了。——本來人與人之間，是很難得有同情和諒解。

酒闌人散的淒涼，已浸寒了，浸透了，我這顆漂泊者的心，真是不敢，也不願再去嘗試。與其「散」後獨自辛酸痛楚，倒不如抱「喜散不喜聚」主義的爲是了。

但終於是情感戰勝了理智，寧願歸後碎了自己的心，不願却了她的情懷，——允許了參與她的盛會。

★ ★ ★

狹小的會場，坐有三五十的來賓，倒使我非常的忻悅。因爲可不必憂慮秩序的紊亂了。這或者不一定就是獨人思想的特異吧？

電燈光下粉紅洋繡的臺幕，給了人無量的生氣。你從寒風凜冽的外面走來，至少要覺得屋裏有一片春意。

我滿足走進的時候，臺上正了東丁東的彈着琵琶。四邊望一望，不見恩妹的蹤跡，却會見了她的五妹，母親，和父親。

坐後靜聆琵琶的繁響，不禁憶及在國民音樂大會第一次我和P.P.單獨會面時的景況。現在我第二次再聽琵琶，可是他不在身旁了。那

次的彈者是被稱爲「琵琶聖手」的。調名是「平沙落雁」，和「昭君出塞」。我一毫不會感到怎樣。倒是這次，我反覺得真與琵琶行所說的：

「大絃嘈嘈如急雨，小絃切切如私語，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。間關鳴語花底滑，幽咽泉流水下灘，水泉冷淵絃凝絕，凝絕不通聲暫歇，別有幽愁暗恨生，此時無聲勝有聲。銀瓶乍破水漿迸，鐵騎突出刀鎗鳴。」

有些相像了。尤其奏絕時的剝然一響，使我想到了

「曲終收撥當心畫，四絃一聲如裂帛。東船西舫悄無言，唯見江心秋月白。」

不知不覺的，抬頭到窗外去找明月了。

這次我當感謝彈者王君，使我對白居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同時我也要痛恨王君，因爲我並不需要這個。我寧願和前次一樣的，不感到怎樣，——的確是得不償失呵！

歌劇「神仙姊妹」上場時候，我才看見恩妹。她竟似比從前高了許多，這或者是因爲燙了髮的緣故。——然而我誠實的說，我反對這個。難道她那柔細舒直的短髮，不好看嗎？可是我也並不是守舊，頑固，或天然美的崇拜者。

我承認的，藝術美，是美的上乘。但是流到

拙呆，匠氣，却反不如天然美的自然了。燙髮有人可以增些美，然不是必適合於各人的。我總信「Every w man has her own charm」，可是她自己必得了解自己的「Charm」是什麼！

恩妹尚是天真的女孩，何苦使她又早早的走到「womanhood」裡來！——這或者又是我渴慕兒童的天真，而說出來的激奮話吧？

然而我當時總算得很快樂，她的慾態，歌喉，又多領略一次了。

尤其使我欣慰的，是她的笑貌。（雖然因爲笑，連歌舞都有了謬誤。）她是以善笑著名的，你見她以後，五分鐘內決不能不笑。不過我對這美貌是闊別已久久了。——我怎能不喜歡，在現在又看見牠呢！

休息的時間到來，也就是晚餐的時候了。我因爲從家裡吃過晚餐才來的，那們這是我一個很好出外散步的機會了。

踱出會場的門，恰巧恩妹跑來，忽忽談了兩句，又跑去了。大約是太忙吧？

會場的窗外，有步條寬的迴廊。綠油漆的欄杆上，懸着五七個紅色小紗燈籠。暗淡的紅光，映着那碧綠的色澤。斜人射到無限的廳內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情趣。階前兩叢垂死的美人蕉，憔悴的只勝了兩束乾稈。風吹的時候，沙

沙的悲鳴起來，似乎在訴牠的幽恨。遠處有幾墩尺餘的短松，因為燈光的微弱，看去很像一團團籠在地面的黑影。

我就在這廊間往來的鄉間，四圍的靜寂，使我忘了是來作什麼。無聊賴的意識，起始來找事物去尋思了。望着遠方勝形的窗櫺，細看牠那糾折的結構。又試數候地的方磚，算一算廊子的長度。更瞧一瞧那黑沉沉的天色，和星光的閃爍。——才過月圓之後的月亮，到七八點鐘還是沒有消息，自己頗有些詫異。走下階來，四面尋找，彷彿月的升降，並沒有一定的方向似的。

在一切都寂靜的境地，又是無事可作。悲思漸漸的又來侵蝕這傷痕翻滿的心了。

——那們當然的，第一我又會想到 P.P 了！

悲思是怒潮般的湧來，脚下也就漸漸的加快。院裏的盤旋，已是不能計的遭數。

並不知為什麼，或者他想我的舉動詭異，喊了一個校裏的教員，過來和我說了二次。——但是我不記得他說了些什麼，也許我就沒聽見。我却還繼續的思想，繼續的鄉間。

陡然的寒風吹面，恢復了我的意識。想到不要再等人第三次嘵舌吧。懶洋洋的回了會場坐了下去。

## 第十一期目錄

八、音樂所錄全爲樂歌（中）

七、田豫行（二，胡頌，續）

九、麥子開直賈胡適之俞小伯先生

顧雷剛  
沈兼士  
魏建功

## 現

第一、東北戰爭與日本出兵南滿  
第二、美國帝國主義的前途  
第三、私人經濟與社會經濟

時事短評  
陳翰笙  
周鑑生  
西漢元

## 文獻半月刊出版

研究明清史料及故宮掌故之  
每期售銅元十二枚京內外各大學及大書局  
均有代售

「這不是進來了嗎。」恩妹開門，同方才

和我說話的教員進來以後，指着我對他說。原來他去找他來問我了。我現在想來，真對不起他的厚意。

從第二次開場，直到新劇以前，我總是神思不屬的，對着台上。除了恩妹又上場唱那：

「你知道你是誰？你知道華年如水！」

我覺得一字字都刀似的割着心頭以外，還有就是她和徐蘊跳舞時，那好像法國中古時代一個玲瓏天真的孩子，變成了電影上的丑角，叫我覺得這可憐而已。

——我信她要演葡萄仙子，一定可以有個相當的成績，不過這也很難爲了！

新劇「歡迎會」沒演以前，彭基柏君出來報告說：「這劇本是成仿吾的作品……。」我於是竭力停了自己的亂想，來注意台上。

恩妹飾了小弟弟。我以為的確非常合適，因爲我知道，在這幕劇中所需要的表達和談吐，她都能做到。她如果自己去說，我怕或者比成仿吾寫的，還有經驗，還遇到。可惜她叫劇本給約束住，只板板的去背書了。

這獨幕劇所要表現的，是差不多「愛情的問題」。我不能說不感到些什麼。當余文偉君扮老太婆出場的時候，若不是大家在笑，我恐怕還不看見呢。

在這短短的五六小時中間，我腦裏起了無數的波瀾，最大的就是看到人家的歡樂。我敬服適存師生合作的精神，並且欣羨他們的快活。中國現在所需要的不是我這類的死人，他們完全是對了。

我祝他們永久這們快樂！

——久別朋友的重逢，連把握都沒能够，又離開了。你們遂觀，樂觀的人們，全不能不有些惆悵吧？那們何況我！

在月色清寒的樹影牆陰之下，寬寬的一同走着。在心裏想搜求一句問候的話，結果是都不能够。終於在船板胡同口外，連聲「再見」都沒嗚咽出來，忍心的就別過了。這就是這次我所期望着，期望着的一月一號，所得的成績了。

這不是一個迷離惝恍的夢嗎。

但是誰知當夜我又真有了一个夢呢！

「P.P 穿着被我眼淚沾溼的皮袍，俛頭坐在一把睡椅上。我似乎站在他的面上，從眼鏡光子透視過去。他彷彿正在垂泣。由臉上的表情看來，好像有什麼衷曲，要和我申訴。一旁又有他在怒目嗔視。大約是有極不幸的事，在我們中間發見，我不禁也哭起來。……」

醒來時枕上已濕了一大片。明月穿窗照在

售處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

半年五角全年二元

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 
止 潤陽歷二月底出書  
總發行處 北京大學  
期一  
半年五角全年二元

林間，伸手搔一搔兩隻睡眼。細味一味道特異的夢境，怎能不唏噓嗟嘆。

大約一個夢是不足碎我的心，所以再添上這一段。但我早已把心施捨給悲哀作箭靶了，你們隨意來吧！

唉「多少恨昨夜夢魂中」，但又何必管牠多少呢！

十六，一，三日。

### 聖的喜劇

蘋影著

時代——中華民國十四年到十五年。

人物——老爺，太太，少爺，使婢，汽車夫，表老爺，部員，部員的長女，兒子，小女，賓客，張，王，李，趙，崔，賈，及穿馬褂戴眼鏡的三五位，此外還有老媽兩人。  
地方——中華民國最大的戲場——北京。

第一幕

諸老爺家裏的上房。

星期六下午四點多鐘。

——諸老爺和諸太太在迎面大理石紅木床上抽煙。

——暮開後一分鐘諸老爺從床上下來，先咳嗽幾聲。

老 我回家後還沒問過咱家的大少爺怎麼樣。

老 太 諸老爺到那裡去了？

老 太 諸老爺到那裡去了？

老 太 諸老爺到那裡去了？

——這兩個月的工夫他到家裡來幾趟？——沒全住這里嗎？（很關切地。）

太 太 來了一回，——呼噜大吸了一口煙，——住了幾天就走了，——教他在這住兩個月，誰伺候他？

老 太 你問誰？他不在家住我那裡會知道！

老 太 唔，唔！聽他常說他們講武的學堂規法是嚴的，不能像京裏這些流氓養成大學的學生只會擰角，逛窑子，男女混雜的那樣下流！

老 太 咳嗽兩聲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不等痰吐出來，趕忙問：——咳，他向你要錢了嗎？

老 太 怎麼回事？你在大爺那裡聽了甚麼話了嗎？

老 太 他有你這裏拿了錢去了嗎？

老 太 莫非你在外邊聽他有些荒唐？

老 太 你要到了……所以……

老 太 對，對，是這麼說法！

老 太 你看怎麼樣？年青人都不可靠，我不給他錢就是怕他在外邊胡幹！

老 太 快別瞎說！繼宗真是好孩子呀！他看出咱

的錢是有限的，而且來的不易。他的親爹呢，那裡進的錢真是像水似的流進來，所以他總是向他爹寫信要錢……。這孩子真好！——玉蓉才……昨夜我留下的那角西瓜給我拿來——現在雖然天很熱，還不至於開電扇，是不是？（玉蓉進。）

老 太 老爺剝的那半個瓜沒有了。

老 太 怎麼沒有了？——不是半個嗎？昨天吃着有一點口生，所以叫你放起來……。

老 太 今天早晨我收拾東西的時候，我聞了聞，上面發起酸來，我們老爺……李老爺常說，隔壁的瓜果不能吃，……我大膽地給了車夫

老 太 小胖兒了。

老 太 嘿！「你」給他吃了，不是你自己吃了？

老 太 那怪可惜，為什麼你自己不吃呢？（偷眼看

了太太一眼，她在榻上閉眼打呼養神。）喊

老 太 提起你們老爺的不幸，這次我到南邊走一趟，簡直的衆口稱快；人們都說關起來的那個老頭子全是他給害的呢！——你還想念他嗎？——照我看你們太太也不能落多少產業

老 太 ！（再投眼看她太太一下，她有些醒動，趕緊改過口來。）那瓜我怕你乃了，那就糟蹋東西了……明天買五個銅子的冰放在家

老 太 ！（忽然爬起來，身子太胖，不易。）幹嘴貓似的，見着甚麼愛甚麼。沒出息的東西！

老 太 ！

看明兒見着……。  
老 這倒怪不得玉蓉丫頭，東西平放着也！……  
（玉蓉出去。）

太 你不要安心護底瞧！你看，看她出去那個

氣狠狠的樣子！——你愛看，是不是？我在這白養活出娘娘來了！你們的事我是一半睜眼一半閉，等我氣上來時……。

老 得啦，得啦，（滿臉陪笑，）人家孩子怪

可憐的！想一想他才十幾歲，你竟一點不留口德混說——我怕，我怕！想一想，太太，

人家主家若不遇見逆事……得啦，太太！

太 你這麼大老頭子都不怕缺德，我的嘴怕甚麼；那一定是你怕！我管她的老爺太太是怎

麼有勢派，反正現在在我手底下討生活！

老 那來的話！你的醋總吃不完！你也不想

你多大歲數了！

（太太走下地來。）

太 怎麼着？——你說我的歲數大！你瞎了眼

，還瞎了心嗎？我今年才三十，而且我的生

日小，按理不過二十九！嫁你這麼五六十歲

的大老頭子，你還不知足！（摸臉悲傷。）

老 （有些迷惑。）人家小孩子才十五歲，我

已經五十了，……那件事是辦不得的，……論起根底確不錯……要沒有這回變動，怕

怕不給小李作個小七兒呀！……她的行動多

輕美，……她的眼睛多秀麗，……她的身體真帶有福分的樣子……大麻子說她命中子息多，不錯，不錯……是不錯，不錯，絕不像給人使喚窮命的丫頭，……細端相，越發像一位……。（他從窗子往外注看，掩掩面坐在院里暗泣。）

太 （實不能忍，）瞎東西！你要再這麼死釘她，我就趕了她走了！

老 唔，喏！

老 （遲疑一會，忽然領悟。）哦，哦哦！怨

我沒記性！前天定規的事今天就忘死了！開

車去，開車去！

太 老爺，車壞了！

老 倒臺！——也好，我溜達着僱洋車去吧！

太 （出去。）

太 太太，現在到開明看梅蘭芳的戲正是時候。

太 舊才我打電話問小劉，他說富裕座位不少

，戲碼很硬——虹霓閣，全本帶打的！

太 （懶怠地）不去了——討厭的汽車又壞了！

太 不大壞，不會半路開不走——剛才我是一半推諉，馬總監那里打牌向來不分給我們一點水子的！

太 我，還是不去——小六兒還沒回來，沒人看家；我聽不下不放心的戲！

胖 去，去吧，太太！（央求着，居然很親切。）今天我想聽戲——好容易老師出去有個機會，太太……玉蓉妹妹伺候太太換衣服……好好看家！

（小胖儿，太太，同下。）

（未完）

承你寄了兩張「清華園之菊」給我們，我和夏天看了都十分喜歡。新年本想來找你玩，可惜元旦那天從市場吃了宵回來，身體又有點不舒服了。

春臺吾兄：我於開虎一首完全外行，雖然幾個月前也曾塗了一張梅花去送朋友。但總有點愚見，現在中國學畫的人似乎都在迷戀曲線美，其實中國那裏找得着有曲線美的「模脫兒」！所以質

有人看了北大紀念會裏陳列的裸體木炭畫，以為那畫裡的模脫兒身體就活像挑担子的男人，看不出那裏有什麼曲線來了！你畫菊花也許

一班「藝術叛徒」所瞧不起的勾當，但我却希望你永遠畫下去。一個人能畫一輩子菊花，那就夠幸福了。雖然當中國這樣

英雄時代，大家耳目中所仰望的是能够革命的大戰的時候還不肯丟掉畫筆的話，據說上海文洲的畫家在那裏有什麼曲線來了！你畫菊花也許

兩三天生病，所以胆子更小，只希望你永遠不要被打到北京城。

伏園兄好。病中不多談，祝你和

欲了解革命的理論  
革命的文字，有時事評述，有各專門問題的討論，  
政治機關報

## 政治生活

每週三版一次。每

弟衣萍，一，三。夜。

## 孤軍週年紀念號

本報一年之回顧與今後政治之主張  
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

徐繩祖

翟世昌

祝十週

## 莽原半月刊

用上好宣紙精印四十餘面，  
第一期十五年一月廿日出版，

朱厚生

欲了解革命的理論  
革命的文字，有時事評述，有各專門問題的討論，  
政治機關報

每週三版一次。每